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一十

總錄部 六十

隱逸第一

南齊宗測字敬徵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不
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感
誠不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能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
而憂人重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黠騎豫章王為為參軍測荅
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出山方豫章王復遣書詩之碎為參
軍測荅曰忙固鱗羽止山壑春戀松筠輕述人路縱岩宕流
有若狂者忽不知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
哉世祖永明三年詔徵八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

畫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在京師知父此言便求祿還而為南郡丞付以家

也

史安隆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逆

嘯不視遂在廬山止祖燈借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復而進以木度形而衣薜蘿決然已足豈容當此橫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尚書令王儉餉測蒲褥頃之測送第喪還西仍留舊宅求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隋王子隆至鎮遣別駕宗折口至榮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荅明帝建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

臧榮緒東莞人少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隱居京曰教授尚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祖初鎮揚州徵為主簿不到自號被褐先生與關康之俱隱京世號為二隱

顧寬字景怡吳郡人幼聰敏及長篤志好學年二十餘毋亡廬于墓次遂遁不仕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太祖輔政而脫歡風教徵為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淺詐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正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望其綱則萬機其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足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一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育物搜揚仄陋野無復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

編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芻蕘棄言
不以人微廢道率工之賜也微臣之幸也賜一疏則上下交泰
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
盡幽深無定榮勢自足豈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水敢不
進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武帝永明元年詔徵為太學博士
同即顧黯為散騎郎黯字長儒有隱操與黠俱不就徵

沈鱗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少勤於學守文帝令尚書僕射何
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鱗士應選尚之謂子偃曰山東
故有奇士也少時鱗士稱疾歸鄉更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
著鄉曲或勸鱗士仕答曰縣歟檻天下一契聖人在悞所以每
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于

是以絕世大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侍中懷二左
率勅未候之鱗士未嘗答也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
者千人征北張永為吳興鱗士入即鱗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
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鱗士曰明府得履冲素
留心山谷是被褐負杖忘其疲病而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
客於文冕走雖不敢請附喬鄉永乃止頃而昇明末徵為奉朝
請不就祖永明中中書郎沈約表薦詔徵為太學博士明帝
建武二年徵為著作即永昏永元二年徵為太子舍人並不就
守操終老

杜景產吳郡人少恬靜閑意榮官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稱疾
去除奉朝請亦不就始平東山開舍授學孔稚珪周顒謝淪並

致書以通版勅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
惊大子白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曰竊見吾郡杜
景產潔靜為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
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沉吟道奧泰初之朝掛冠辭世遁捨
家業隱於大平昔字窮岩採芝幽澗耦耕自足新歆有餘確尔
不却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
宜釋巾函谷結組登朝則岩谷含懽薜蘿起柝矣不報建武初
徵為員外散騎仕即京產曰莊生持約豈為白璧所回諱疾不
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卒會稽孔道徽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
友善

徐伯真東陽大末人有儒學好釋氏老莊明道術宅居九里有
高山班固謂之九岩山後漢龍岳長隱處也山多龍鬚相望之
五采世呼為婦人岩二年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
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隻栖其戶牖
論者以隱德之感焉永明中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而不就
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而未遣去
便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樓惠東陽人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者皆避之宋明帝聞
之勅出住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忽乘東舟向臨
安縣衆不知所以尋而唐虞之賊破郡文惠大子忽出住蔣山
求歸見許帝勅為立館

盧度有道術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

汝壞我壁愿聲去屋前有池養魚魚次第來取食乃去遂知死
年月親友別永明末以終壽

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之瀑布山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
人王僧達為吳郡若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才交數言
而退寧朔將軍丘弥孫與僧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
臧影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士何以
致人望其還策之曰躉紵青塵亦願初為譬說答曰諸先生從
白雲遊舊矣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千載
近故要其來此莫慰日北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之窺湮波
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當為申譬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
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勅於剡曰石山立大平館居之

劉虬字靈預南陽温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虬少而折節好學

太祖為元初豫章王為荊州教教令辟虬為別駕與同郡宗測

新野庾易並遣書禮請虬等各脩棧谷而不應辟命武帝永明二

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

請駕滿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

意虬答曰虬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

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完施虬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

辨退不疑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達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

樵收之嫌敬加軾璣之義劉昭與虬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

隱居山中

孔道徽少偏高行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疑為揚州

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親暮之道徽兄子惣操行遇饑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立仲薦之除竟陵王仕郎不至
明僧紹字丞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給事中僧紹宋
宋文帝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廢帝永光中鎮北辟切
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淮北投虜及南渡江明帝
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大祖為大傅徵為記室參軍不至武
帝丞明初世祖勅召称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

梁陶弘景字淵明丹陽秣陵人齊武帝永明中除奉朝請既辭
祿止于句容之勾曲山常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富名金陽華陽
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昔漢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以
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徙襄陽孫遊岳受符

圖經法遍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
不能已已時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東昏
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引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
物遂絕唯一家童得侍其所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
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引景既得神符祕訣以為神丹
可成而苦無藥物武帝給黃金珠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
如霜雪服之体輕及帝服飛丹有驗蓋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
處受帝使造羊曆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寔武帝天清三年帝手
勅詔之賜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唯畫作兩牛一牛散
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扶驅之帝笑曰此人
無所不作欲數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

大事不前以咨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山中宰相二宮公王
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常脫時多不納受縱畱者即作功德阮
孝緒陳畱尉氏人師居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
丞任昉尋其免履之款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迹其人甚
遙為名流所欽尚如此

何點字子哲廬江瀟人博通群書善談論家本族親戚多貴仕
點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履咨心所
適致醉而歸與陳郡謝淪吳國張融會稽孔執珪為莫逆友從
弟適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為築室焉園內有卞忠真家點植
花卉於豕側每飲必舉酒酹之豫章 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
司徒竟陵王子良歆就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良乃往請點

角巾登席

何裔點之弟也為左氏尚書常懷止足齊建武初築室郊外號
曰小山常興學從遊處其內至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
謝朓罷吳郡不還裔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
怒使御史丞丞袁昂奏收裔尋有召之許裔以會稽山多靈異
往遊焉居若耶山雲門寺初裔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
裔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裔為小山亦曰東山東婚永玉中徵大
常太子詹事並不就高祖霸府建引裔為軍謀祭酒與書曰想
常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歡也既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
履後無爽若耶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賓是為樂土僕推
遷薄官自東祖西晤言素對用成睽闕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

昔歡遇曳居儒肆實於卧遊午載玻璃漢伯氏一行為吏此事遂
栗屬以世道威夷離屯故投袂數十免黜興禍思得矚眷諮疑
遇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表懷栖寄不近中居人
世殆同隱淪既俯拾青組又脫屣朱敵但禮存用捨義貴隨時
往適禍萌實為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日為邦貧賤咸恥
好仁由已幸無疑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侯丞音息矯首
還翰慰其引領商不至高祖踐祚詔為特進右光祿大夫手勅
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蔽昧於理道雖復劬勞日吳
思致隆平而先生遺範尚蘊方策自舉之用存手其人兼以世
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迂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引朝高尚
軌物測泊派所至莫之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

失去取為用熟多雖吾不學頗博好古尚想高塵每懷繫節今
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宕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
懷不咎濡足今遣領君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果至商
單衣鹿巾執經卷下昧跪受詔書就席伏讀商曰謂果曰吾齊
於齊朝欲陳兩三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
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
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彼
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故王孫
滿斥言楚子頃盡圓丘南郊有典不同南郊祠五帝吳威仰之
類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帝是也往伐合之郊丘先儒之巨
失而梁德告始不宜遂目前謬鄉宜詣闕陳之果也僕之鄙劣

豈敢輕義國典此當敬候叔孫通耳鄉詎不遣不遣傳詔還朝
拜表留與我同遊耶果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裔曰擅弓兩卷
皆言物始自鄉而始何必有例果曰今君遂當邈然絕世猶有
致身理不裔曰鄉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有七月食四斗米
不盡何容復有官情昔荷聖主明識今文豪旌賁甚願詣闕請
息但比腰脚大惡此心不遂耳果還以裔意奏聞有勅給白衣
尚書祿裔固辭又勅山陰庫錢月給伍萬裔又不受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角蒲
履手拊欄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卧於石上

庾承光潁州人少沉静有志操強記敏識郡辟功曹不就乃與
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嶽脫以弟疾還鄉里遂居於七臺山鄱陽

忠烈王尤加欽重徽州主簿相東王亦板為曹參軍並不赴赴
劉訐平原人也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不就王者檄召訐訐
乃桂檄於樹而逃曾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山諸寺曰共卜築
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及卒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名謚曰
玄貞處士

劉歊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訐並隱居求志以山水書
籍相娛而已卒時年三十二親故誅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陳馬樞扶風郿人也初在梁遇侯景之亂邵陵王綸舉兵援臺
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而尋覽殆將周偏乃唱然歎曰吾聞
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東名實則
芻芥桂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說稽之論焉以各從其好

也此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
甚乎乃隱乎茅山有終焉之志孝文天嘉元年帝徵為度支尚
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
為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
固辭以疾門人歡請而不得已乃行至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
崇麗乃與竹林間自营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
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
家目精洞黃能視暗中物以宣帝大建十三年率

後魏鄭愔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凡谷中依巖結子獨處淡然
屏迹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玄意玄門
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頗遣致命修不得已暫

出見蘭根尋還山舍

故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家於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
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尚矣
叟不治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為耻養子字螟蛉以自結養每
至貴勝之門常乘一牝牛弊常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
敢醉飽便盛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
李敷常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及高閭曾造其家值叟短褐襖柴
從田歸舍為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案其館字卑陋園疇褊
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羹見其二妾並年衰跛耻衣布穿弊閭
見其貧納以衣服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媿

北齊王晞淹有器度好學不倦魏孝莊水安初其兄曠聘梁啓

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仕郎徵者廣平王開府功曹使晞願養母
竟不受署母終後乃屬業遷遊遨華洛悅其山水與范賜盧元
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為之志及西魏
將獨孤信入洛署為閩府記室晞稱先被大傷因為不負
隋催郭傳陵安平人也初為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
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時宗之不應辟命

徐則東海剡人也幼沉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引正善三玄精於
論議聲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還棲隱之
操策杖入緡雲山後學教百人若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妻娶
常服布褐陳大建時應召未愬於至貞歡暮月又辭入天台山
因絕粒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絲絮大傳徐

陵為之刊石五頌

盧大翼河間人也閑居味道不求榮利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
林慮山茱萸嶠請業者自達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
基山地多藥無與子弟教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為神仙可
致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徵入朝見公
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召與語竟無所答帝賜
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揚狂遊行市里形骸垢穢
未嘗節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
有未能決者伯醜折為分析爻象尋幽入徹永樂嗟服自以為
非及也

唐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弱冠著誤莊老
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
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為用也周宣第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
居大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
過是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
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美門廣成豈
虛語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

朱桃稚者蜀人也澹泊為事隱居披裘帶索沉浮人間實執之
鎮益州人也間而召之以衣服逼為御止桃稚口竟無言葉衣
於地逃入山中結菴澗曲夏則躑躅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
一無所受每為僑致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僑也為嚮

米致於本處桃稚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以為焦先之
流高士廉為益州都督府長史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
桃稚不谷直視而去士廉高之美令存問桃稚見使者輒入林
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送隱之士廉獨加禮蜀中以為美談因
遊巖京兆三原人也高宗永徽初補大學生後霸端遊於大白
山每有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其妻有方外之志與
遊巖周遊山水二十餘年後自巴蜀將遊荆楚行至夷陵之青
溪官然有終焉之志遂結廬溪測荆州長史李安期薦之志追
赴京至汝州便辭疾入箕山於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
東鄰頻召辭不受

史德義者蘇州昆山人也咸亨中隱居武丘山鹿裘葛巾琴書

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高宗聞其名徵赴洛陽尋而稱疾
歸公卿以下皆賦詩餞別德義不以詩畱贈其文甚美

王希夷徐州滕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為人牧羊以收庸供葬
塋卑隱於嵩山後竟居兗州徂來山與道劉立士博為棲遁之
交

盧鳴一范陽人也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善籀篆楷隸隱於高
山開元初遣備禮每徵不至六年玄宗至東都謁見不拜以議
大夫放還山又賜隱居之服拜其草堂一所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字嘗隱居于古大梁城時人號
為梁丘子

崔覲梁州城固人為儒不樂仕進以耕稼為業老而無子乃以
田宅家財分給奴婢令各為主業覲夫妻遂隱於城固南山家
事一不問約奴婢遞過其舍至則供給酒食而已夫婦林帛相
對以嘯咏自娛鄭餘慶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聞其風辟為節度
參謀覲至府亦若不達人事餘慶優容之文宗大和八年左輔
關王直上疏論事帝嘉之屢召便殿語及時務直方與覲城固
山為鄰居目為鳥特詔以起居即徵之竟不奉詔

許寂字閑閑祖秘名聞會稽寂有山水之好泛覽經史窮三式
尤明易象爻棲四名山不于時務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
內殿會昭宗方與令人調品筆葉事訖方命坐賜湯果問易義
既退寂謂人曰君在滛聲不在致矢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遠
之以臨 昭百官百官或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

笑

尋請還山寓居於江陵以茹芝絕粒自適其世天祐末節度使趙凝昆季深禮遇之師授保養之道唐宋除諫議不起漢南謂之徵君

晉鄭雲叟曰馬人也少學耿介不屈為文敏速道麗昭宗朝嘗應進士不第拂衣歎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與道在乎已而不能取焉用浮名之櫻我心使鬱然若是耶目欲攜妻子隱於林壑其妻非而不行雲叟乃薄遊諸郡獲數百緡以贍其家辭訣而去尋入少室山著擬峯詩三十六章以道其趣人多傳之後妻以書達意勸其還家雲叟未嘗以覽悉投於火其絕累如此我聞西嶽有五羴松淪脂千年能去三尸目居於華陰

與李道殷羅隱之交著時人目為三高士道殷有釣魚之術餌而餌又能化易金石無所不至雲叟嘗目覩其事信而不求雲叟與梁室權臣李振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及振南近雲叟千里徒步以省之識者高焉後妻兒繼謝每聞凶計一哭而止時唯青矜二童一琴一鶴從其遊處好甚寒之戲遇同伴則一晝繼夜須寒風大雪臨磨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唐天成中召拜左拾遺不起嘗與羅隱之朝夕遊處隱之以藥術取利雲叟以山田自給俱好酒吟詩善長嘯有大瓠云可憐塞置酒於其中經時不壞味日攜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咏甞曰酒酣聯詩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叟外不知何物是天真高祖即位聞其名遣齋書致禮徵為右

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赴上表陳謝高祖覽表嘉之賜近臣傳
觀尋賜號道遙先生以諫議大夫致仕月給俸祿雲叟好酒嘗
為咏詩千二百言海內好名者書以縑緗而以為贈祝復有越
千里之外使畫工潛寫其形容列於屏障者焉其所為重也如
此天福末以壽終時年七十四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一十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一十一

總錄部 凡一十

游學

賜書

聚書

晚學

游學

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又曰不學將落故士之立
誠至道自強不息潛心大業思齊古人曷嘗不主善以為師多
聞而求友遵來學之訓聳游方之操褰裳褰足不遠千里造大
學抵名都修庠序之儀徇切磋之益因之而交勝已講前言游
道日廣知類通達總經術之奧傑然名家膺推擇之命躋彼高
位強識而讓為世所宗稽古之力與時偕盛自非多聞為富廣
業以勤方來時習脫手瓠瓜之系親人的禮霑手霧露之潤亦

曷能有所立哉

孔子為魯司空已而去魯因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南宮叔敬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豎子俱適周問禮見老子

陳良楚人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蘇秦洛陽人與魏人張儀同師事鬼谷先生類陽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目為號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也秦後并相六國

耳茂者楚下蔡人也為秦左丞相初事下蔡史奉先生學百家之說

李斯為秦相始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已成乃西入秦

漢晁錯潁川人也錯音借情景帝時為御史大夫初學申商刑名於

軹張恢生所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錯從之受申商法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

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即律曆志所云方士唐都者受易於楊何何字反元

儒林傳習道論於黃子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与官官至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乃杀之

太史令子遷生龍門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

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

鄉射鄒嶧鄒縣名嶧山名於此行鄉射之禮過梁楚以歸亦為大史令

夏侯勝字長公始昌之族子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

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鄉姓簡名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簡音奸

所門非一師也善說礼服礼之喪服也徵為博士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

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大常受業

令部國官有好文李敬長肅政

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復事同學博士白奇

階詣大常受業於弟子 禮之喪服 京師諸儒稱述焉官至前將軍 常同於後倉受業而奇復為博士

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礼服

棲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元始封息香侯列於九卿護少隨

父為醫出入長安貴戚家誦本草方術十數萬言長者咸愛重

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官至

廣漢太守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

母張敬女鄴壯從敬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為郎哀帝時

遷涼州刺史

班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

士自遠方至父黨湯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叔皮唯聖人之道然

後尽心焉

謂班嗣貴老嚴之術

彪後為徐令以病去官

後漢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

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為志精銳布衣荷担不遠千

里永元中為司徒

馬嚴字威卿援兄子也章帝時為御史中丞嚴少孤而學擊劔

習騎射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李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

氏曰覽百家群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城人和帝初為謁者父業建武初為天水

太守磐少遊京師李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礼有行非

典籍不言諸儒宗之官至重合令

張衡南陽西鄂人少善屬文游於三輔曰入京師觀大學遂通經貫大義永元中為侍中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施詩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之書州郡辟命不就

崔瑗字子玉涿郡安平人早孤銳志好學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侍之瑗曰番游學遂明天官歷教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漢安初為濟北相

崔琦瑗之宗也少游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後為臨濟長

李固字子堅司徒郃之子也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筭河圖織緯仰觀俯察窮神知變每到大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

生知是郃子冲帝時為大尉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縣人少好學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建和初為大尉

黃昌字聖貞會稽餘姚人也本出孤微居近學官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理目好之遂就學經漢安初為大司農

王真明五經負笈追師業常賃灌園恥交世利後為議郎

范冉冉或作冉字史雲陳留外黃人少為縣吏遁去到南陽受業於

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常為菜蕪長後去官辟大尉府以疾不行

何顥字伯永南陽襄鄉人少從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顥顯名大學於是朝中名成大傳陳蕃司隸李膺等皆

深接之辟為司空府

戴封字平仲齊北剛人年十五詣大學師事鄭令東海申君為西華令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遊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後為尚書郎

承宮琅邪姑幕人也時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為門下為諸生拾薪執爨數年勤學不倦後為侍中祭酒

郭泰字林宗大原介休人也家世貧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不從遂辭就成臯屈伯彦學三年業畢通墳典善談論美音制乃遊洛陽洛陽司徒黃瓊辟大常趙典奉有道並不就

魏王基字伯輿東柔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翁居年十七郡召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琊界游學後為征南將軍

樂祥河東人少好學聞謝該善左氏傳乃與南陽步陟詣許從該聞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祥所撰大和中為騎都尉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者羨其得孝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以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吾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亂之中巖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

鄭君覽古博聞強識鈞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足千里所謂以鄭君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不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耶崧辭謝焉又曰充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介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介而成也書何以為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潁郡則親盧子韓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未由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目見貺餞可以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還以書還孫崧解以不致書之意後為郡所召署功曹主簿

華他一名粵

音數

字元化沛國譙人遊學徐士廉通教經沛相

陳珪舉孝廉大尉黃琬辟皆不就

蜀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遊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尋受古學皆通諸經史為大中大夫卒

李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苛李

梁士燮字威秀倉梧廣信人也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

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

晉范晷字彥長南陽順陽人也少游學清河遂徙家僑居郡命為五郎掾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少好學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後選大著作固辭不就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寓居洛陽緱氏年十四詣洛陽游大學遇稽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永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後至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

梁周興嗣字思纂世居姑熟年十三游學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後為給事中置西省

沈峻字士嵩吳興永康人世農夫至峻好學初事宗人沈麟士麟士卒後乃出都遍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官至國子五經博士

陳戚衮字公文吳郡益官人衮少聰慧游學京都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三年中大義畧備對策高弟除陽州祭酒從事陳賀德基字承業祖父事梁俱為祠部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于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累遷尚書祠部郎

後魏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游學為諸生慕容冲以為尚書郎

邢鳶字洪賓河間鄭人少而好學負笈尋師家貧厲節遂博覽史傳有文才幹畧州郡表貢拜中書博士

高允勃海人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辟召輔功曹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世父僧襲為平原太守隨僧襲在平原日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頗有文才

徐遵明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也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教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格檢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

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賈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然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曰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室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年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乃盛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

孫思尉武邑人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歷中書博士侍讀東宮

董徵頓丘人年十七師清河藍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就
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歆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
義精練大和末為四門小學博士

北齊熙安生字植之少學勵精不倦初從陳達受三禮復又從
房虬受周禮並通文義東魏天平中受禮於李鉉遂博通五經
李鉉字寶昇年十六從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
記常山房虬受周官儀禮漁陽鮮於靈馥受左氏春秋天保初
詔鉉與殿中尚書郎邢邵中書郎魏收等參儀律仍兼國子博
士

劉晝字孔昭河間鄭人少負笈從師伏膺無倦恨下里少墳籍
便杖策入都知大府少鄉宗世良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
披覽河清初還冀州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

邢峙字士峻河澗鄭人少翫墳典游學燕趙之間後為清河大
守

馬敬德河間人少好儒術負笈從大儒徐遵明學詩禮後為國
子祭酒
張雕家世貧賤而康慨有志節雅好古學精力絕人負篋從師
不遠千里起家弼寇將軍

後周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初從陳
達受三傳又從房虬受周禮並通大義後事徐遵明服膺歷年
東魏天平中受禮於李寶昇遂博通古經河清中陽休之等特
奏為博士

盧損范陽人世仕嶺表父穎遊宦京師損少學學文隨父客汴洛間

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群書尤明詩書及左氏春秋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初在梁為散騎常侍高祖徵為露門學士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除盪寇將軍

隋薛濬字道願幼好學有志行尋師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安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大和中襲爵虞城侯

公孫素茂字元尉河間阜城人少好學博涉經史初仕後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為襄城王長史無行參軍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少與河間劉炫為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嘗問禮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之名官至員外將軍

盧思道年十六遇中山劉松為人作碑以視思道讀之多不解於是感激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又就魏收借異書教年之間才學兼著解褐司空參軍長史

唐張士衡瀛州樂壽人父友國子博士劉軌思授以毛詩周禮又從熊安生及劉焯受禮記皆精大究義初仕隋為餘杭令大宗貞觀中為崇賢館學士

高子貢和州歷陽人弱冠遊大學遍涉六經尤精史記舉明經

歷秘書正字引文館直學士

賜書

中秘之書藏於私室西漢而下殆踰千禩而得之者甚鮮豈非君親之賜特出非常儒者之榮舉無倫比者乎其有名動縉紳譽高宗室或在公成績或為政有方繇是奮發德音曲推春獎幽經秘記咸所寵賜垂之編簡足為美談者也

漢班苻為名曹中即將與劉向校秘書每奏事苻每奏校書之事苻以

選受詔進讀群書於天子前讀書帝器其能賜以秘書苻孫彪幼與從兄嗣共游大李

家有詩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

後漢王景明帝時辟司空伏恭府永平十二年議脩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脩

浚儀渠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

東平王蒼光武子章帝武初七年遣諸王歸國帝時留蒼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方

黃香字文強章帝賜香淮南子孟子各一本位至尚書令

蔡邕陳留人有賜書四千許卷位至左中即將

晉黃甫謚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急守學好古不應徵命

南齊晉安王子懋啓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嘗以讀書在心足為深欣也賜子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也

王儉為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國子祭酒高帝建元三年省聰明觀悉以四部書充儉家

蕭晉蘭陵人家有賜書志學不倦

梁西陽王大鈞年七歲高祖嘗聞讀何書對曰學詩曰命諷誦音韻清雅高祖曰賜王羲之書一卷

陳江惔篤學有辭采家有賜書數千卷惔晝夜尋讀未嘗輟手位至尚書令

唐李大亮為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太宗嘗賜荀悅漢紀一部下書曰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尋典籍然此書叙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政致軀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也

聚書

士大夫以詩禮立身儒素為業廣聚墳典以遺子孫若良農之儲禾耜百工之利刀尺也繕其簡編飾諸緇袂手自刊校心無倦怠志於藏畜百家室盈千卷觀乎油素達聖哲之心遺之子孫有清白之業異夫金玉滿堂貨弊潤屋多藏為累後亡可候者也

後漢杜林扶風人家多書王莽末客西河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每遭困厄掘抱此經位至大司空

魏王脩家不滿斗斛有書百卷大祖嘆曰士不妄有名也官至奉常

蜀向即潛心典籍積聚篇卷於時最多也年八十手自校書刊定謬誤位至持進

晉張華為司空領著作常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

官書皆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
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
几篋

葛洪博聞深洽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
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仕為諮議參軍

裴憲為尚書與荀綽家但有書百帙

宋王曇首太保引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
而已

南齊崔慰祖清河東武城人也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
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秩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為辭

范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十餘卷遠近來讀者嘗有百餘人蔚為
辦衣食

沈麟士吳興武康人累徵不就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
耳目猶聰明乃手寫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

梁祿少玄光祿大夫澄之子家有父澄書萬卷餘張率與少玄
善遂通書籍尽讀其書

沈約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位至特進侍
中

任昉為秘書監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
本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
家取之

袁峻字孝高篤志好學家貧無書從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課

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仕至員外散騎侍郎

王僧孺為南康王諮議參軍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

張緬性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書衆方異同為後漢衆紀四十卷晉抄三十卷了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位至御史丞

孔休源為光祿大夫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理

陳姚察年十二能屬文文上開府儀坦知名梁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供賜皆坦給察為游學之資察并用聚書圖畫田是聞見日博仕至吏部尚書求天下書逢即寫錄

所得万余卷無所不覽

北齊即基字世業中山人為鄭州長史潁川郡守基泛涉墳籍

梁孫騰開平初歷諫議常侍騰雅好聚書有六經史漢百家之言凡數千卷泊李善所注文選皆簡幹精專至校勘詳審

趙凝鎮襄州凝好聚書至數千卷

後唐王都為定州節度好聚圖書自常山始破汴州初平令人廣將金帛收市以得為務不責貴賤書至三萬卷名畫樂器各數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於其府

張憲沉靜寡慾喜聚圖書家書伍千卷視事之餘手自刊校仕至於大尹

賈馥故鎮州節度使王鎔判官家聚書三千卷馥手自刊校

晚學

夫學者所以博綜古今而發明道義者也故仲尼曰生而知之

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者又其次也若夫習童蒙之性負剛毅之氣或栖身立壑躬樵牧之役或結黨豪俠為奔走之事爰動子矜之刺聿興墻面之誚則有逮遲暮之歲厭泥塗之辱改節不怙服動自脩覃研六藝之文砥礪五常之行致位卿相垂名簡冊者比比而有以至既居顯赫之任方從來學之業斯乃朝聞夕死老而弥篤者之謂也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對曰少年如日出之光二十而學如日中之光老孝如炳燭之明熟與夜行平公曰善哉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直仇志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儒服委質自門人請為弟子

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樊子蓋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吞曰觀過人漸亦可矣

辛術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及定淮南凡諸貨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書法數亦不少

後周裴漢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手疾痲弥年亦未嘗釋書仕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二司

隋陸爽字開明初仕北齊為中書侍郎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袁叔德等十餘人俱徵入官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

唐王方慶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諸子莫能守其業卒後尋併散亡仕至太子左庶子

李襲譽居家儉凡祿奉必散之宗親其餘但寫書而已及從揚州罷職經史遂盈數車仕至涼州都督

吳兢家聚書頗多嘗自祿其弟號吳氏西齋書目仕至左庶子蘇并聚書至貳萬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蘇氏書次於集賢芸閣焉官至戶部侍郎

常處厚聚書萬卷手自校刊官至相位

王涯字廣津大原人也以詞藝登科踐楊清峻家書數萬卷伴於書府名屈人所保惜者必以厚貨致之亟奩皆飾之金寶為垣竅而藏之復壁後為相

谷永少為長安小吏後博學經書位至大中大夫

魏崔琰字季珪性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太祖時為中尉

孟康以郭后外屬轉散騎侍郎于時皆共輕之號為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意嚮之

蜀向即字巨達領丞相長史初即少時雖涉獵文孳然不致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出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

晉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儉少便
弓馬好遊獵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熟悅經史尤明
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常數百人為郡門下掾

胡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
威惠武帝時位至左僕射

周虜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少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州曲患
之處自知為人所患慨然有改勵之志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
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
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
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暮年州府文辟仕吳
為東觀左丞

宋沈攸之順帝時為車騎大將軍晚學讀書手不釋卷吏漢事
多所諳憶嘗歎曰早知通達有命限不十年讀書

梁張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
右擘鷹左牽拘遇船至便放絀脫講科於水次父緒曰一身兩
役無乃勞乎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末年緒曰
過而能改顏氏焉及明年便脩身改節學不盈載多所談通起
家撫軍參軍

劉峻字孝標平原人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惠過人苦
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尉祖謂之書淫於是博
極群書文藻秀出故其字序云齎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
衣裳言其少年魯純也峻後遊東陽紫崑山築室居焉

後魏谷渾父衮膂力無人彎弓三百斤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
以父母在常自退抑晚乃折節授經業遂覽群書被服類儒者
授為儀曹尚書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竟敏遂令從
師受春秋師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
之後便白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為立黌舍聚徒二百
後為國子助教

後周楊汪少凶躁好與人群鬪拳所歐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
勤學專精左氏通三禮解禡翼王侍讀

隋豆盧勣周明帝時為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
職遊露門李帝嘉之勅以本官就學

王頰字景文齊周刺史頰之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閔
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顯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
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
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

唐李安遠少時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家代為將甚富於財
然數從博徒遊至於破業晚始折節讀書敬慕名士但逢勝已
皆傾心而與遊焉後為懷州刺史終

侯君集拜吏部尚書進位光祿大夫君出身行伍素無學術及
被任遇方始讀書

姚元崇少居廣城澤不知書唯以射獵為事年四十張憬藏謂
元崇曰當以文學備位將相無為自棄爾來折節讀書後為相

梁韓建為華州刺史比不知書治郡之暇日課學習遣人於器
皿休榻之上各題其名建視之既熟乃漸通文字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十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一十二

總錄部 六十二

富 好施

富

洪範之述五福其二曰富仲尼亦云富人之所欲也故潤屋之
訓見紀於策書素封之重非藉乎福位又何况編列之戶以財
力相若游談之士以貧賤為恥者哉三代以下乃有陪臣擬於
公室匹夫敵於國君財力雄於京師射獵比於王者莫不藉其
世資因其邑入占山澤之貨憑商賈之業或深耕以多積或居
物以射利以至權倍稱之息廣畜牧之術精於方伎處於浩穰
以至夫生生之厚焉然而老氏戒乎多藏仲尼鄙其不義自非

保之以禮節約之以藝倫又何能免克誣之誚逃偏重之釁哉

管仲為齊大夫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為侈

秦后子有寵於桓公后子秦穆公子也景如二君於景母曰不

去懼選選數也君子奢富沸去鉞適晉其車千乘言其富也后子饗

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舍置也相次十里一車自雍及絳歸

取酬幣終事八反

慶封齊大夫魯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句余予之朱方句全

夷來也朱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

治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

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

孟獻子魯大夫聘於晉韓宣子觴之飲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

具獻子曰富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我

有二士曰顏固慈無虛此士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客出

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孔

子曰孟獻子之富也可著於春秋也

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鰾而告之史鰾曰

子必過矣子富而君貧罪及子乎文子曰君既許我矣其若之

何史鰾曰無害也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戍矯文

子之子公成叔也其亡乎

駟秦鄭嬖大夫也富而侈常陳卿之車服於庭鄭人惡而殺之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

間多有積貯趨時而發鬻賣之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言與弟子之而顏淵

而發鬻賣之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言與弟子之而顏淵

簞食瓢飲在於陋巷簞筭也一食飲也瓢瓢勺也一子貢結駟連

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為賓主

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貢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

殖馬億則屢中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空匱而樂在中子貢子

貢好廢舉與時轉貨殖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

利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則買而停貯貴即逐時轉移貨賣取資

范蠡為越大夫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

上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

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還之一号計研晉中經薄又吳越

絕並作倪研計然曰知闢則備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

及然声相近之情可得而見矣形显故早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早極

水極則早故於早時而預備舟水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

賂戰士遂報強吳刷會稽之恥謂拭也范蠡嘆曰計然之策十

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名

姓適齊為鴟夷子皮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

故曰之陶為朱公定陶即今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

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言積居貨物而不責於人故善治

產者能責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散分與貧友昆

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息生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

陶朱公一云范去越浮海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

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

衣極也久受尊名不詳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

而懷其重寶間以行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

居侯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鉅萬天下稱陶朱公

猗頓魯之窮士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
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
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
氏故曰猗頓池一云猗頓用鹽起鹽

白圭周人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利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
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璽出取布絮與之食
大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
太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歆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
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歆節衣食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
獸驚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
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

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歆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
白圭其有試矣能誠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魏冉秦昭王母宣太后弟穰侯富於王室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呂不韋陽翟大賈人往來賣貴販賤家累千金及為丞相家童
萬人

郭縱邯鄲人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鳥氏羸畜牧鳥氏姓也羸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及眾斥賣畜牧蓄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

求奇繒物間獻戎王避時之禁故伺戎王十倍其償子畜畜至

用谷量牛馬言其饒不可計算數始皇令羸比封君以時與列

臣朝請

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車步

曰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段萌各縣唯卓氏曰此地

狹薄吾聞崤山之下沃墜下有跋鴟至死不飢謂其根可跋鴟

故無飢年華陽國志曰汶上郡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致之

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也即就運籌筭賈湏蜀氏行取賈於湏富

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治鑄賈魁結民富埒卓氏言程鄭行賈求

其利於人也埒等也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嘗至鉅萬裒賈京師

隨身數十百萬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強力石

氏嘗次如苴其人強力謂羅裒耳嘗次親信厚資遣人令往來

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謂生根淳

依其強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

殖其貨

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

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間公子名言其志寬大不

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然贏得過當瘡於熾瘡勝也

行似之也若令言諸侯即矣然贏得過當瘡於熾熾勝也

書之也言於利雖不汲汲苟得然所獲餘家致千金南陽行賈

盡孔氏之雍容

丙氏魯人也魯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至鉅萬然家自父

兄子弟約頰有拾印有取俯仰必有所取拾貫貸行賈偏郡國

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刁間齊人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刁姓間名桀黠奴人

之所患唯刁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騎交守相然

愈益任之終不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刁刁間能畜豪
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冠去作民無爵言能使豪自饒而盡
耶無將止為刁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其力也

師史周人轉轂百數轉轂謂以車載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

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言雒陽之地居在諸國

衡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得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

能致十千萬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

漢任氏宣曲人其先為督道倉吏祖於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秦之

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獨害倉粟取倉粟而楚漢相距榮陽

人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其言

居賈之物不計善富者數世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然任氏

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任公任

也言家為此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母鹽氏關中人吳楚丘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

子錢家行者須齎糧而出於子錢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

莫肯予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貸謂假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

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

杜氏安陵人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抵歸田墻田蘭常家

粟氏杜氏亦鉅萬

班一始皇之末避墜於樓煩墜古地字樓致馬牛羊數千群值

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足國家不設衣車

旗之禁故班氏以

多財而為邊地之雄豪 出入弋獵旌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

一為子者馬邑人聶一之類也今流俗書本改此傳一字為懿字非也

鄧通文帝倖臣也帝使善相人相鄧通曰當貧餓死帝曰然富

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

橋桃漢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

計十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言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鍾萬而計之者其

多饒

甯成武帝時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堯鉗是時九卿苑

即死少被刑而成形極自以為不復救刑極者言殘毀之甚也乃解脫詐

刻傳出關歸家輒解脫鉗伏亡去也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

至千萬安可比人乎賈謂販賣也乃貫貸陂田千餘頃貫貸假也假貧

民後使數千家假謂顧也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

張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大

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都內主藏官也安世以還官官

不薄也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緋緋黑也夫人自紡

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

其貨富於大將軍光

杜周始為廷史有一馬廷史廷尉史也及大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

為郡守家貲累鉅萬矣

史丹魯國人也盡得父財又食大國邑數見褒賞賜累千金

僮奴以百數後房妾數十人後為左將軍

廉平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當後為丞相賜爵關內侯

樊嘉杜陵人也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嘉與茂陵摯綱平陵

始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王

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賣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

卿以財養士與雄桀交王莽以為京師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

其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頗利以貨賂自行取重

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富為州中第一

從而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隄修質氏以酒削

而鼎食酒濯也謂尸劍室也謂人有劍削故惡濁氏以胃脯

而連騎胃令大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燻羊張里以為馬醫而擊鐘

姓偉名姓臨菑人成哀間訾五千萬

張長叔篩子仲雒陽人成哀王莽時訾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

言士歆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法武帝者言用卜式東

後漢王丹字仲回京兆人哀平時仕州郡家累千金隱居養志

陰識南陽新野人其先祖子方至孝有仁恩當臘日晨炊而竈

神形見子方再拜受福家有黃羊因以祠之自是以後暴至巨

富有田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封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強大

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祠竈而以黃羊識官至執

金吾

樊宏南陽湖陽人父重世善農稼好貨殖產業營理物無所棄

課役僮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遂倍至開廣田土五

百餘頃其所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注灌鄴元水經注三胡

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九亭陂東樊氏故宅樊氏既

滅庚氏取其陂故焉曰陂汪注下田良樊氏失業庚氏倡其陂

至今猶名為樊陂在今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
鄧州新野之西南也種梓漆時人嗤之然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費
至鉅萬

馬援轉游隴漢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
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萬斛為伏波將軍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世以貨財著姓後為大司空

郭況為大鴻臚光武數幸其宅賞金帛甚豐京師號況家為金
穴言其富貴也

杜薦子碩豪傑以貨殖聞薦仕郡文學掾

馬防為光祿勳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以特進就第
防兄弟盛貴奴婢各千人已上寶貨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業

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廣賓

客至京兆杜薦之徒數百人常為食客居門下

戴遵字子高富於貲產輕財好義賓客常三四百人時人名之
關東大豪戴子高

折像父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國終廣漢大守

魏曹洪家富而性吝嗇初太祖為司空時以已率下每歲發調
使本縣平訾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貲那
得如子廉耶後為驃騎將軍

婁圭字子伯初平中在荊州北界合眾詣太祖太祖以為大將
子伯家累千金太祖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

蜀糜竺字子仲東海朐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為安

漢將軍

吳李衡嘗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毋
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一
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曰此當是種甘
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嘗稱大史
公言江頭千頭橘當封君家吾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
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
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在衡為威遠將軍

晉石崇為衛尉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
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
以奢靡相尚愷以粉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鄣四十里崇

作錦步鄣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
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所
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
為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
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
甚衆愷怛然自失矣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語曰麴與游牛羊
不數頭南閭朱門北望青樓允為驃騎將軍

刁逵字伯道弟暢字仲遠次子引字叔仁並歷顯職逵為廣州
刺史領平越中即將假節暢為始興相引為冀州刺史兄弟子
姪并不拘名行以貨殖為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

高祖起義暢引謀醜之伏誅子姪無少長皆死刁氏遂滅刁氏
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為京口之蠹宋祖散其資蓄令百
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賴之以濟焉

宋孔靈符家本豐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
陵地二百六十五頃合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為有司所糾詔
原之終會稽太守

沈攸之為荊州刺史富擬王侯夜中諸郎燃燭達曉曳珠玉者
數百人皆一時絕妙

徐湛之財產豐富室宇園池貴遊莫及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
子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湛之為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

虞棕為豫章內史將軍如故棕治家富殖奴婢無遊手雖住南
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焉

後魏莫含雁門繁時人也家世貨財貲累巨萬其故宅在桑乾
川南世稱莫含壁或音訛謂之莫回城云含終左將軍

畢眾敬善持家業猶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為平南將軍兗州
刺史

仇廣與弟盆並善營業家于中山號為巨富子孫仕進至州主
簿

張僧皓好產業孜孜不已藏錫巨萬他資亦稱兄弟自供儉約
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蒲弈戲不擇人是
以獲譏於世

北齊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祖父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

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終定州刺史
後周韓仲恭以貲於榮利郡辟為功曹中正仲恭辭不獲免乃
應之申公李穆嘗謂仲恭曰君唯願安坐作富家公名級何由
可進湏為子孫作資蔭寧止足於郡吏耶仲恭答曰第五之號
豈減驃騎乎

常藝大脩業產與北夷貨易家資巨萬為營州總管

隋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
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妥終國子祭酒
王辯字警畧憑邈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
軍糧為假清河太守

唐郝處俊安州安陸人高祖儀鳳中為侍中時侍中許圜師處
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官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
稱故江淮間為之語曰貴如許郝富如田彭

馬燧為司徒京師貲貨甲天下燧既卒子暢承舊業屢為豪幸
邀取德宗貞元末中尉楊志廉諷暢令獻田園地宅順宗復賜
馬

晉張籤初仕後唐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憇於大塚
之上忽有黃雀啣一銅錢置於前而去未幾復於衙院畫卧見
二鸞相闕畢各啣一錢落於籤首籤前後所獲三錢嘗秘於巾
箱識者以為大富之徵莊宗同光末為西都知府先是魏王繼
岌自西征迴至咸陽時渭水暴漲籤斷浮橋魏王至渭南自經
苑所有一行輜車蜀川珍貨女妓寶馬並籤所有錢由是家財

巨萬明宗朝居環衛時湖南馬希范與錢有舊奏朝廷請命錢為使允之錢密賣蜀之奇貨往焉又獲十餘萬緡以歸錢出入以苞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為比後終密州刺史

素正辭父象先梁祖之甥為宋亳鄆度使在州十餘年積財百餘萬

趙在禮歷十餘鎮後為晉昌軍鄆度使善治生殖貨積財巨萬兩京及所蒞藩鎮皆邸店羅列

宋彥筠為太子太師致仕彥筠性好貨殖能圖什一之利良田甲第相望於郡國及將終以伊洛之間莊十數區上進並藉於官焉

好施

夫富者人之所欲也蓋其葛藜返樂之所安焉若乃積而能散富而好禮德義生於心術仁愛出於天然遂能發其多蓄不獨享其豐利絲是薦於故舊厚於宗族或恤其乏絕通乎有無或均其祿廩逮於鄉里是皆邁種其德周人之急博濟而不有其惠重施而匪求其報以至傾匱而不怠之絕而無悔者焉自非見利忘義為仁由己亦曷以臻此哉

樂懷子晉大夫樂盈也懷子好施士多歸之

漢蘇武再為典屬國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無餘財楊惲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

昆弟再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

朱邑為大司農居處儉節祿賜以供九族鄉黨家無餘財

張臨安世曾孫賜平原侯臨且死分施宗族故舊言將死之時多以財分施

樓護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官以物假貸貧人令監之也多持幣帛過齊

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與帛一日散百

金之費

郇越字仲臣大原人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越散其先人訾千

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舉孝廉數病出官

後漢馬援王莽時游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貧當益堅

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

凡殖貨財產貴其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

舊身衣羊裘皮袴位至伏波將軍

王丹京兆人王莽時連徵不起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

後位太子太傅

樊重南陽湖陽人也管理產業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

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

推為三老重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

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勅竟不肯受

寇恂為執金吾歷河內潁川汝南太守封雍奴侯恂經明行脩

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

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郭伋為并州牧徵為大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

用

家似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

梁竦字叔敬陵鄉侯鏡之子性好施不事產業長嫂舞陰公主

臣欽若等甲竦元松尚光武女贍給諸梁親疎有序持敬重竦雖衣食器物必

有加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服也辟命交至並不受

宋引為大司空封栢邑侯所得租俸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
行致稱

包成為鴻臚明帝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時特賞賜珍玩
束帛俸祿增於諸卿皆散與諸生之貧者

童恢父仲玉琅邪姑幕人也遭世凶荒傾家賑恤九族鄉里賴
全者以百數

周楊少孤微常備逆旅逆旅客舍也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

竇固為大將軍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

常彪為大鴻臚行司徒事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
財

廉范為蜀郡太守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任邊廣田地積財
粟悉以賑宗族朋友

宣秉為大司徒司直所得祿俸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
田地自無擔石之儲

趙典為大常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

張奮司空純之子髡爵富平侯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捐租奉
贍恤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

梁商為大將軍每有饑饉輒載租於城門外賑與貧餒不宣已

惠

桓樂字始春少立操行推財孤寡分賄朋友恭於待賢狹於養已常著大布袍襁糲食醋滄位議郎

憑緄巴郡宕渠人父煥幽州刺史緄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緄位廷尉

仲嵩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十萬父卒嵩悉以賑恤宗族及邑里之貧者

旬叔為郎陵侯相頃之棄官歸閒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

鄧訓為郎中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傳育食祿數十年秩俸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曰

折像廣漢雒人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及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貲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二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此殫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隙必疾也知者聞之咸服焉

鄧緄為謁者屯田三輔臨發之日散千金之產分與兄弟甥舅族親各有差品

朱雋少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

荀恁少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

劉翊潁川人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後黃巾賊起郡

縣飢荒翊救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為具殯塋娶獨則助營妻娶後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珎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歛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遂俱餓死

魏溫恢字曼基大原祁人父恕漢末為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為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位涼州刺史

田疇漢末不就袁尚辟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大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

張範河內人太祖以為議郎參丞相軍事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

毛玠陳留人為太祖丞相東曹掾雖居顯位賞賜以賑施貧族家無所餘

袁渙為太祖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為皦察之行然時人服其清管寧北海朱虛人每所居媿親知舊鄰里有貧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位大中大夫

吳張允為大帝東曹掾輕財重名士顯州郡

魯肅臨淮東城人少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時天下已亂肅不知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

資糧肅家有兩困米斛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益知其
奇也遂相親結定僑禮之分肅位橫江將軍

朱據尚大帝公主為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
陳武為五校督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

全宗父柔為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
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
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贖不及啟報柔更以奇之是時中
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
顯名遠近

嚴畷為衛尉不高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
晉劉寔為大傅以老疾遜位寔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

贍恤親故

盧欽歷宰州郡祿俸散之親故不營營產

王衍字夷甫為平北將軍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為親識之所借
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訾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位
至司徒

周訪少沉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賑乏家無餘資位梁州
刺史

祖逖字士雅兄談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輕財有節尚每至諸
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周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逖位豫
州刺史

却超愔之弟愔聚歛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

一日散與親故都盡超位大司徒左長史

羅憲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位陵江將軍
宋劉懷慎為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
家無餘財

劉虔之誕節不營產業輕財好施後為江夏相

南齊褚炫自江夏內史入為吏部尚書羅郡得錢十七萬於石
頭並分與親戚宗族病無以市藥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
安成王師

崔慰祖父慶結為梁州刺史梁州之資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
題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

王騫歷黃門侍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
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知鄭公業有田四
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

梁常督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性慈愛撫兄孤子過於己子歷
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

鄧元起當陽人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常至其西阻
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對曰二千斛元
超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

康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為長厚在省每寒
見省官有縑綌者輒遺遺以襦衣其好施如此位衛尉卿

張稷為都督青冀二州刺史歷官蓄聚俸祿皆頒之親故家無
餘財

范雲初為郡號稱廉潔及居貴重頗通饋遺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

何點盧江潛人也性通脫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遂隨復散馬

蕭賂素為太子中舍人丹陽尹丞初拜高祖賜錢八萬賂素一朝散之親友

范述曾為大中大夫還鄉里述曾平生得俸祿皆以分施父老遂壁立無所資以天監八年卒

劉歆平原人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

陳孫瑒為侍中五兵尚書右軍將軍性通泰有財物散之親友徐陵為侍中太子少傅凌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俸祿與親族共之大運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于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凌家尋致絕乏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期周給如此後魏李冲為南部尚書為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千萬冲家素清貧於是始為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娚族迨於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屈由之躋叙者亦多矣時以此稱之

崔欽友為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欽友恭寬接下脩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

旅於肅然山南大踞之北設食以供行者
宇文側尚陽平公主為駙馬都尉性仁恕好施與衣食之外家
無蓄積

呂顯為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贍恤妻子不克饑寒

胡叟為武威將軍家於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麻衣
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

令狐仕兄弟四人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

堯雄為豫州刺史每受人物多所施與賓客往來禮遺甚厚亦
以此見稱

北齊李元忠性仁恕家素富實其家人在鄉多有母貸求利元
忠每焚契免責鄉人甚敬重之位驃騎將軍

楊愔為右僕射徙尚書令愔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
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

畢義雲為兗州刺史兼七兵尚書性豪縱頗以施惠為心累世
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

後周宇文貴好音樂耽奕棋留連不倦然好施愛士時人頗以
稱之位太保

唐瑾為司中大夫兼內史性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
之宗族其尤貧者又割膏腴田宅以賑之所留遺子孫者並境
埔之地朝野以此稱之

隋柳讐之為光祿少卿十餘年送光化公主於吐谷渾儀成公
主於突厥前後奉使得二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

宗族家無餘財

房彥謙終于涇陽令彥謙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李士謙趙郡平棘人也家藏於財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為務隋有天下畢志不仕

唐李執字處則武威姑藏人有機辨頗窺書籍家富於財賑窮濟乏人亦以此稱之

李勣少與父蓋皆疎財好施拯濟貧乏勣位太子太師

李伯藥不事產業見人士闕乏莫不極力遺之位至正卿

黃君漢性和厚家富於財見宗族故人多存賑施位懷州刺史劉德威閩門友穆接物寬平常經營隸者頗懷其惠所得財貨多以分贍宗親位同州刺史

李進太僕少卿暈之子家素豐贍其於交友能周貧拯急由是知名位兵部尚書

張巡河南偃師人也素輕財重施人有窘必傾產以給為士友所宗位主客郎中

李藩父卒家富於財親族弔者有挈去不禁愈好散施不數年致貧位平章事

王思敬琅琊人順宗莊憲皇后曾祖思敬富於財而好濟人之急少從軍官至試太子賓客

薛莘為浙西觀察使俸祿輒以散親族故人子弟
後唐趙鳳性豁達輕財重義凡士友以窮危告者必傾其資而
餉之或賓友遇從飲之食之無倦色位至平章事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一十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一十三

總錄部

退迹

易小過曰飛鳥遺之音蓋處下安順之象也故賢者審進退之
理見禍福之兆委跡世紛脫身羈網耻染指於五鼎遂追迹於
冥鴻致命遂志高翔遠引宅卑守約含華匿曜至於徵命屢至
恩禮弥渥固辭以疾不易其操在上者亦無以屈焉斯固視衆
以見幾克己而適道達大雅明哲之訓契仲尼用捨之說退處
於密高朗令終者矣其或時遘大寧之運上有好賢之美乃復
卷懷其道以見獨善亦異夫邦有道則毅之音焉

范蠡大夫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二十餘年竟威吳報會稽之

耻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

漢張良高祖時封留侯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

服辟穀藥靜居行氣乃稱

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氏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

至昆山上帝山西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乃學道欲輕舉道謂高祖晏

駕呂后德良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

如此良不得已強聽食

強聽其言而食也

陸賈惠帝時為大中大夫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

口者

有口謂辨言

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

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二百金令為生產

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百人寶劍值百金謂其子曰

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

又改向一子處

所死家得

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佗客率不再過

非徒至

往來經過佗處為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至也數擊鮮母又溷女為也

袁盎文帝時為楚相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鷄走狗

汲黯武帝時為右內史坐小法會赦免官優游田園者數年

張摯字長公釋之之子也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司馬相如為郎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官未常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邛曼容養志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朱雲元帝時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御史中丞陳咸上疏數毀顯雲坐與交結減死為城旦至成帝時上書願賜斬馬劍斬佞臣張禹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時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小生謂其新李後進言欲我以為吏乎宣不敢復言

後漢鄭敬光武時為汝南掾與曹功邛惲俱去官惲志在從政

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仕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群

子從我為伊呂乎將東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敬曰吾是矣初

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為松子赤松子也今幸得全軀樹類還

奉墳墓盡學問之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吾年耄矣

安得從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惲於是告別而去

周黨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颍池復被徵不

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說支綃生絲也音綃此字當作操音此消反鄭玄注

儀禮去如今著慘頭自貢中前交額上却繞額也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

願守所志帝乃許焉閔仲叔代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白似弗

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蓀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

霸之辟既而投劾而去復徵博士不至

阿寵為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

常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未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取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

蘇竟為侍中病免以書曉延岑護軍鄧仲况及仲况謀主劉襲仲等遂降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遂卒于家

鄭興為連勺令在今邽縣東北以事免遂不復仕客授闕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

王良為沛郡太守至鄆縣稱病不之府徵拜大中大夫遷大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

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光武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

王充會稽上虞人明帝時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

才學章帝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

鄭均章帝時公車徵再遷為尚書數納忠言帝敬重之後以病

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

所言賜以冠債錢布

樂恢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為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連辟之遂皆不

應

常豹安帝時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

乎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仰慕崇思故未能自割且眩瞽滯疾不堪久待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楊倫陳留東昏人初為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隱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安元帝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避疾不就至陽嘉中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就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

王輔自公助平陸人學公羊傳援神契常隱居野廬以道自娛避公輔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位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楊厚學圖緯業安帝永初中為中郎鄧太后問以圖緯厚對不合免歸復習業捷為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厚因称疾求退帝許之大尉李固數薦言之大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

崔瑗順帝時辟車騎將軍閭顯府顯誅被斥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幕府復首辟瑗自以再為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病固辟蘇章為并州刺史以催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

范冉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桓帝時辟大尉府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為司隸校尉以嚴厲為名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

延為京兆尹以病免歸前越嵩大守李文德素善於為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叔堅為字有王佐之才柰何屈千里之足乎

今引進之為聞乃為書止文德曰大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求還為榮觀來命雖為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堯軒百家眾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髮已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陷下交不贖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色愧曰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志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桓帝世為大司農以罪論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鄉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諧毀不用延為貽之書曰昔大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延陵高揖華夏仰風吾子懷邁民之可卷體窳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為事何其邵與

崔寔桓帝時為尚書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

趙咨靈帝初為博士會大傳陳蕃大將軍竇武為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

任安廣漢綿竹人寃極圖籍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大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

吳孫靜堅之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百人為保鄣及堅破周昕等靜有功表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身求留鎮守策從之就遷昭義中即將終蒙范平為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後主初謝病還家敦悅儒學及吳平晉大康中頻徵不起

晉任旭仕漢為郎中固辭歸家桓帝永康初博求清節雋異之士大守仇馥薦旭清真潔素季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遯辭疾不行

汜騰字無忌敦煌人惠帝時舉孝廉為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閎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月餘而卒

並譚廣陵人為元帝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薦于寶范玠於朝乃上牋求退曰譚聞霸王遠聽以求才為務察屬量身以審已為分故踈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廬譚無古人之賢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也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闇於舉善狂寇來賓復

之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食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
左丞相軍諮祭酒板不聽

左思爲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思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
齊王冏命記室督辭疾不就

阮裕爲尚書郎成帝咸和初多故之後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
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
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爲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
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爲長史詔徵祕書監
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
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
領琅邪王師經年敦逼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
違詔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貫之或問裕曰子辭徵聘
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士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
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
私計故耳

王羲之爲會稽內史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
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以居焉
孫綽李允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
好後爲會稽內史去官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羲之不天夙遭閔
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之蒙國寵榮進
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斯七
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

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灵
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予也子而
不予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遂與東
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
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
藥死謝安嘗與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
日樂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常恐兕革
撓損其懽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

郤愔為臨海太守會弟卒益無處世意在優游頗稱簡默與姊
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
後以疾去職築宅章平十許年間人事殆絕簡文帝輔政薦之

徵為大常固讓不拜深抱冲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為輔國將軍
會稽內史

沈警字世名惇崇有行業謝安命為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
財為東南豪士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警曰卿有
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所以懷德而至既無
用任時故遂飲啄之願耳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

宋徐廣以武帝永初元年任祕書監詔以廣學優行謹立位恭
肅可中散大夫廣上表曰臣言時衰耄朝敬永闕端居都邑徒
增贊怠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京口戀舊懷遠每感慕心摧
息道玄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獲申
殞沒無恨許之贈賜甚厚

謝靈運為永嘉太守稱疾去職其父祖并塋始寧縣並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引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娛有終焉之志

張茂度為義興太守解職還家徵為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固辭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為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

傅隆字伯祚少孤又無近屬單貧有學行不好交遊後為會稽征虜府參軍家在上虞及東歸便有終焉之志

王徽琅邪臨沂人年十六州舉秀才起家司徒祭酒轉主簿姑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錄右軍諮議參軍徽素無官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琅邪義興太守並固辭吏

部尚書江湛舉徽為吏部郎徽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特蹇足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忽駟騎見招華門閭里咸以為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籍天怪何其義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鷲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鳴皂或有激節於天表必欲深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披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賤士上窮範馳之御下書詭遇之能魚鱗雜襲者必不示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平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為功勒通家疾人塵穢難其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置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疢廢芄芄棫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違凡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閣兄守金城永不堪扶

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此君見表裏無瑕長曰飛耳也
常謂生遭大公將即華士之戮幸遇鮑叔必蒙管仲之知光武
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群過於孔
文舉况無古人之才槩敢干周漢之刑彼二三英賢足為曉治
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己者豈欲自
此衛賜邪君欲高教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趙提禮學本不
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如何州陵耳而作不帥
古坐亂官政誣飾蛆蚋莫招神龍如復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
華留名後世有玷風俗君亦不止期人如此君交以為人賜奉
未以已勞則商販之事又建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肯易擢貪者
易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
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漉瀆之極終不能奪其契為之辭矣
予將明魂必哈於蒿里汝穎餘彥將佛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
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為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
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絕盜虛聲所以綿洽累紙
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
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弔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云我名
者殺我身夭壽且猶滅民安用吏部郎哉其奉可陋其事不輕
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
使千載知弟子者不詐諉耳

王敬引以侍中退居文帝元嘉十二年徵為太子少傅敬引詣
京師上表曰伏見詔書以臣為太子少傅承命振皇喜懼交悖

臣抱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內外英秀應選者多且板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穢辱清朝詔不許表疏屢上終以不拜東歸

南齊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太祖俱為中書舍人非所好也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

顧歡幼聰敏及長為志好學年二十餘母亡廬于墓次遂隱道不仕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太祖輔政悅歡風教徵為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祚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

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截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締表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棟揚仄陋野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選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疏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絕幽深無定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尽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

劉瓛在宋為安成王撫軍行軍參軍以公事免太祖踐祚召入華林園談語勅瓛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嘗到公門帝欲用瓛為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

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後授
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
養重拜彭城郡丞謂司徒褚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願惟保
彭城丞耳帝又以瓛兼聰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
丞如故瓛終不就武帝永明初竟陵王良子請為征北司徒記
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
素抱有承思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
及公事見免黜此皆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
貧困加以踈懶衣裳容髮有並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蹇裳徒步
脫耳建今二代一絕先朝使其更自循正剋勵於階級之次見
其縑綉或復賜以衣裳衣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及也不
復為安可重為哉昔人有一冠一冕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
正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辞老長者求瞻前長在已
何若有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為此曲申從
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
豈宜聶齊河澗之德厠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
蹇為高此又諸賢之所當深察者近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於
客遊之末而固辞榮級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
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輳燕路慕君王之義驤驪魏闕高公
子之人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
庶欲從几几之遺縱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擬可
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身除兵部校尉並不拜

徐伯珍東陽人積學十年寃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
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詔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
蕭惠基為給事中其父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
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為善士
王秀之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常云謂至司徒左長史可以止
足矣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為之到郡治舊山移置輜重

梁謝朓仕齊為侍中領新安王師未拜國求外出仍為征魯將
軍吳興太守受詔便述職時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參
謀策朓內面止足且實避事弟濬時為吏部尚書朓玄致濬數
斛酒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朓居郡每不治而常務聚歛
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徵詔為侍中中書令遂抗表不

應詔遣諸子還京師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下詔曰夫
超然榮觀風流自遠蹈彼幽人英華罕值故長揖楚相見称南
國高謝漢臣取貴良吏新除侍中中書令朓蚤籍羽儀夙標清
尚登朝樹績出守馳聲遂歛跡康衢拂衣林止抱箕頽之餘芳
甘顛顛而無問撫事懷人載留欽想宜加優禮用旌素槩可賜
沐帳褥席俸以鄉祿常出在所

陶季直好學淡榮利起家仕齊桂陽王國常侍北中郎鎮西行
參軍並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為游擊將軍兼廷尉梁基建遷
給事黃門侍郎辟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大中大夫高祖曰
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
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歛聞者莫不

傷其志事焉

陶引景字通明齊高帝為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武帝永明末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發及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為填咽咸云宋齊已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

到洽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清警有學行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朓後為吏部洽自南徐州西曹去職朓欲薦之洽覩世亂深相拒絕除晉安王國左常侍不就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

劉峻為荊州戶曹參軍以疾去官因遊東陽紫嵒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其文甚美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為治中從事遭母憂服闋為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於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眾遠近歸慕赴之如市

劉慧斐起家安西成于法曹行參軍常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廬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固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一園号曰離垢園時人稱為離垢先生

蕭朏素為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性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関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又居職並任性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室會徵為中書侍郎遂辭不就因還山宅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離門妻大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

卒親故述其事行謚曰真文先生

陳虞荔仕梁為中書舍人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
臺除鎮西諮議參軍舍人如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
為中書侍郎貞楊侯授揚州別駕並不就

馬樞博極經史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引為學士尋遇侯景
之亂綸與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以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
遍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
呂為管庫束名實則剪狗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
稽之篤論各從其好然姬父有讓土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十
載美之所不廢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
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乎茅山有終焉之志文帝天嘉初徵為
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
焉及鄱陽王為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
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固辭以疾門人或進曰鄱陽王待以
師友非關爵位帝朝聞之何妨靜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
以處之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築茅茨而居焉

虞寄仕梁起家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兩殿前往往有
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兩頌常謂寄兄荔曰
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何如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
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称疾唯
以書籍自娛後除國子博士頃之又表求解職歸鄉里文帝復
旨報荅許其還仍除東陽州別駕寄又以疾辭宣帝即位徵授

陽州治中及尚書左丞並不就

阮卓除東海王諮議參軍以疾辭不之官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

後魏宋隱為尚書左丞領選屢以老病乞骸骨道武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既塋被徵固辭以病而州郡切以期會隱乃棄妻子間行避焉後隱於長樂之經縣數年而卒

李茂性謙慎以弟冲寵盛懼於盈滿遂託以老疾固請遜位考文不奪其志聽食大夫祿還私弟曰居定州之中山自是優游里舍不入京師

裴安祖河東聞喜人弱冠州辟主簿後有人勸其入仕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實憚於栖屑且於是閑居養

志不出城邑

庾導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初仕梁武為右中郎將助戍漢中及至洛陽環堵弊廬多與雋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孝明正光中乃除幽州左將軍府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間東魏天平中卒於青州

袁衍初仕南齊為陰平太守以宣武景明二年歸國授通直郎衍欲辭朝命請隱嵩高乃上表曰臣乘昌運幸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食佩唐德柱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常苦虛弱比風霞增加精形侵耗小人愚願有懷閉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輕舉髣髴高蹤誠希藥此沉疴全養稟氣耳若所療微痊偶影風

雲水歌至德荷衣葛屨裁營已整搃策納疑便陟山途謹附陳
聞乞垂昭許詔曰知欲養痾中岳練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
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難裁
豈容有抑便從來請

盧叔仁初舉秀才為員外郎以親老辭歸就養景明中初徵入
洛授威遠將軍武賁中即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
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為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時咸稱其
高尚焉

王椿正始初為中散坐事免官椿僕千餘宅園華廣聲妓自適
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為
後法由是孝明正光中元義將營明堂辟雍欲徵椿為將作大
匠聞而以疾固辭

徐遵明華陰人講學於外二十餘年廣平士懷別而徵焉至而
尋退不好京輦孝明永昌末南渡河客於仁城以兗州有舊因
徙居焉

崔光韶為廷尉鄉孝莊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尋除征東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迍遭朝廷屢變閉門却
掃吉凶斷絕

崔孝直為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尔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
未寧去職歸鄉里勸督宗人務行禮義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
夫出帝大昌中又除衛尉軍右光祿大夫並辭不赴宗親勸孝
直曰榮華人之所願何故陸沉孝直不答

北齊李璵初仕魏為東徐州刺史解州還遂稱老病不求仕齊受禪追與兼前將軍導從於圓丘行禮璵意不怨榮名兩朝雖以宿舊被過事即絕請朝

元弼字輔宗魏司空暉之子性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為李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弃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徵為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為室布衣蔬食

楊愔為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澗邢郡隱於嵩山

盧叔武為賀拔勝荊州間府長史勝不用其計奔城奔梁叔武歸本縣築室臨陂優游自適文襄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裘乘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為司徒諮議称疾不受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為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楊休之書曰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鷗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灑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綠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浮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栢而蔥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然以孤上身飄飄而特遊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息聞鶴唳以動懷坐莊老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

首戴萌蒲身衣緇襪出執梁栢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為貴
斯已適矣豈必撫塵而游哉吾生既繫名聲之韁鑠就良工之
割厥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
遺文蔽精神於丘墳尽心力於河洛搗藻期之擊繡發心議在
芳香此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
搖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冠之臣南國見捐情之
士斯豈惡梁錦好疏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令弟官
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光剪覽老氏谷神之談休留
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指簪則吾於此山莊可辨得
把臂入林桂巾垂指攜酒登巖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
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年陽子途無趣別緬尋此
指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隋檀翥初為魏孝明帝挽郎其後司州牧城隍王元微以翥為
從事非其好也尋謝病客遊三輔

李德林北齊天保末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既是西
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李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

柳靖仕周為河南廣德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
民畏而愛之然情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有終
焉之志文帝踐極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樂唯琴書
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焉

王真善屬文詞不治業產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
叔略引為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

唐馬嘉運真元初徵為越王東閣祭酒頃之自免于白鹿山四方受業者常數千百人

王友真為長水令罷歸田里中宗在春宮召為詞議郎不就神龍初拜大子舍人仍令有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詔時致珍饈給全祿終身

宇節蘇州吳人也師事同郡張嘉會少習詩禮尤精史記年六十不求仕進優游丘園天寶初以高道徵拜東宮率府長史兼諸王侍讀稍遷至大子右諭德其性簡素雖息遇志意不易於衡沁之不既辭闕庭便謝朝舊不言發期云追送靡及莫不嗟嘆焉

權臯玄宗時為監察御史丁憂回家洪州浙西節

表為行軍司馬詔徵為起居舍人又以辭疾嘗曰此豈愛賞之名邪李李卿為江淮黜陟使不起

孔述睿隱於嵩陽好學不倦代宗廣德大曆中轉運劉晏表薦述睿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由是累授協律郎大常博士起居舍人司勳員外郎加史館修撰述睿唯舟至朝廷謝恩旬日復固辭疾歸遠林壑

却高卿為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為元載所忌高卿遂以疾辭以前中書舍人居東洛凡十年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

司空圖為中書舍人以疾辭且欲於近縣將息待愈再赴朝闕

昭宗知其勇退從之其後除諫議戶部侍郎皆不起自號知
非子時人高之竟善終于中條山

後唐崔貽孫以監察昇朝歷清資美職及為省郎使於江南迴
以橐庄衣營別墅於江漢之穀城退居自奉清江之上綠竹亘
野狹徑深密維舟曲岸人莫造焉時人甚高之

李保殷同光初擢授殿中監保殷素有名閑法律之譽拜大理
卿未滿秩屢為人所制曰人之多辟無自立謝病以歸卒於洛
陽思順里

晉尹玉羽為光祿少卿滿歲退歸奏中以

昭宗知其勇遠次之軍次防諫賊人等皆不從其謀

非子時人高之意善然于中條山

後唐在昭宗以監察具朝歷清齊其後及為自即使以

以素庄不啻別墅法以漢之錢鐵造者自奉清江之上綠竹

時使使使使舟西岸人莫造為時人甚尚之

李保毅同先初羅校殿中監保毅素有名聞法律之卷拜大

卿奉為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

陽恩明

晉尹玉

舟舟



